

採輯時代 系列講座

講者 | 依講座時間排列

周易正 (行人文化實驗室總編輯)

翁健鐘 (內容力專案經理)

何欣潔 (《端傳媒》臺灣組主編)

黃珮珊 (慢工出版社社長)

劉子華 (南方家園出版社總編輯)

蔡文力 (友善書業合作社經理)

2019/10-12

國立清華大學

人社院 C405室



2019年10月24日

編輯與地方刊物的距離—— 行人與《IN新竹》

葉欣嵐、李安晴、謝騏隆

面對問題時，除了被動地接受與解決，對行人出版社的周易正總編輯來說，更重要的是「主動」回應問題的能力。編輯正是為此存在的角色。



周易正總編。 / 黃彥霖 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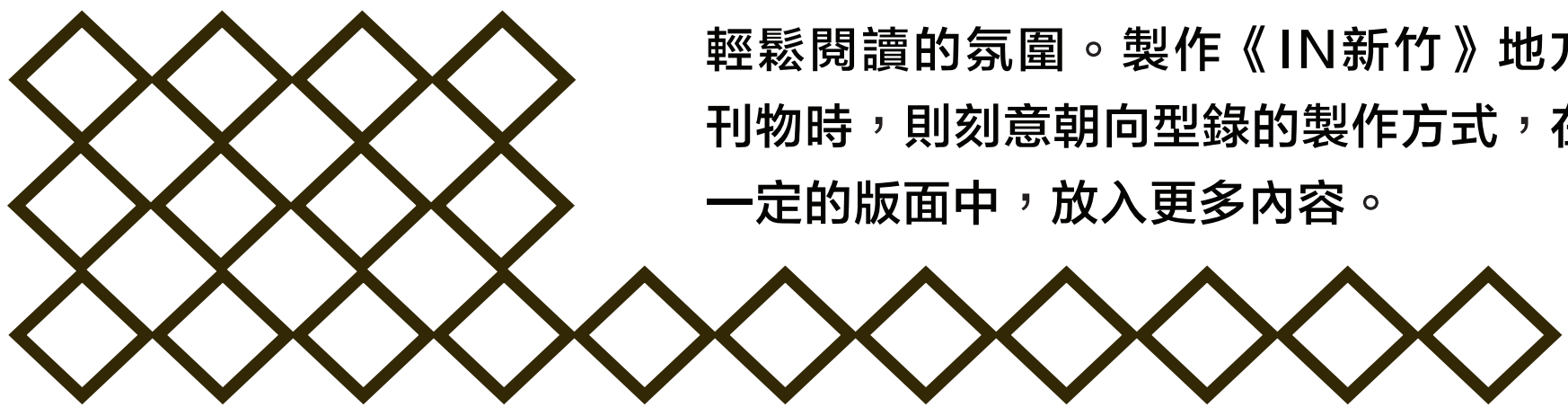
不只是「編輯」：編輯工作的眉眉角角

每位獨一無二的編輯造就每本書的與眾不同，這是無法輕易被機器取代的特殊職業。而「編輯」的工作大致可細分成：尋求完美文句的文字編輯、追求完美結構的責任編輯、更進一步規劃與應用書中題材的內容編輯與開發完美書系的企劃編輯。

編輯面對每本書時，最重要的是規劃完善的專案管理流程，將製書的細節工作（如印刷、美編等）分配給「正確的人」。一本書成功誕生後，便會進入行銷的階段，規劃一系列的活動或策展，用各種方式展現書中主題，甚至提供相關體驗，將書本上抽象敘述化為具體，如：行人出版《透明的記憶》一書時，便舉辦「不只是玻璃杯」的集資活動，同時也拓展該書的受眾，意外吸引到原本目標讀者以外的人。



《IN新竹：定置漁場》封面。/
行人文化實驗室



縱觀製書的所有流程，周總編認為：

「專案管理與策展是非常重要的環節，需要編輯投注許多心力才能盡善盡美。」相較於一般的行銷活動，傳統出版社少有策展規劃，不同公司也各有其擅長的行銷方式，但設計活動、策展能有效開發更多元的讀者群，因此鼓勵大家跨出現狀，多方嘗試。

此外，在版面安排上，一本書與一本雜誌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前者應讓讀者靜心閱讀，後者則應減低閱讀壓力、營造輕鬆閱讀的氛圍。製作《IN新竹》地方刊物時，則刻意朝向型錄的製作方式，在一定的版面中，放入更多內容。

編輯再進擊：主動回應與獨特問題

對周總編來說，「出版」是回應時代的產物，他認為「紙本書依然有其價值，除了在注意力經濟層面上，閱讀效率更高；某些時候，其成本甚至低於新興媒介。」然而現今出版業的景況依然處於低迷時期，面對大環境的挑戰，編輯需要付出更多心力。對於未來有志於從事編輯的人，周總編鼓勵：出版並非當紅產業，從事這一行勢必會相當辛苦，因此一定要找到能讓自己享受其中的理由！

身為一名編輯，最該具備的是主動回應獨特問題的能力。「主動回應」強調編輯應保持積極的態度，自主選擇製書的方向、目標，而非順著時代潮流，要能展現編輯對目前社會的觀察，做出主動回應的書籍。

「獨特問題」涵蓋的面向很廣，行人團隊製作地方刊物《IN新竹》背後的「獨特問題」，正是「歷史上第一次發生人口衰退」。以東京為例，鄉村人口集中於都市，但都市的生育率並無顯著的成長，因此呈現「只進不出」的人口黑洞，造成地方人口不斷減少。

面對鄉村人口衰退的問題，除了設法將人留在鄉村，便是吸引都市人口移往地方。對此，編輯的施力點即是建立「生活方式的多元想像」，因而促使地方刊物的誕生。



周易正總編在演講開始時講述他對編輯的想像。 / 黃彥霖 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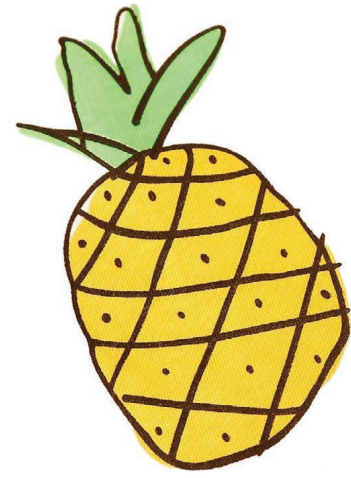
重新定位：貢丸的配角本色

相比於其他類型的雜誌，地方刊物雖然主題明確、具備獨特性，但仍需要編輯團隊用心思考題材，才能讓地方刊物獲得讀者青睞。

在地方刊物《IN新竹》中，周總編以貢丸為例，「貢丸，一直都是新竹家喻戶曉的名產，早有無數雜誌曾以貢丸為題，於是『如何從重複的內容中，尋找新的破口』正是編輯的重要課題」。

周總編觀察到：現代的商業發展讓過往的「特產」變質，一味追求方便的行銷方式，造成原先地方特色濃厚的貢丸，步上速食化產業的後塵：遠道而來的消費者，毋須實際走訪新竹，在交流道附近便能購買到貢丸，接著輕鬆地搭上遊覽車，離開新竹。在此種模式的「旅遊」中，並沒有真正走入、感受新竹的機會，也無從對風城有更深的認識。

《IN新竹：華麗的新竹丸文化閃亮登場》內頁。/
行人文化實驗室



因此，周總編選擇挖掘「必須親身走進新竹」才能品嚐到的獨特貢丸，屬於意義上「真正的土產」，同時也發現：與大多數美食的特點不同，貢丸經常扮演「配角」的地位，然而，配角也是有屬於配角的故事，經由團隊的努力後，將上述發現的內容，整合成熟悉、卻煥然一新的貢丸特輯。

此外，地方刊物仍有許多值得留意的地方，如：在田野調查方面，許多先前投注心血的研究者，未必願意分享調查內容，然而，外地人也不必沮喪，正是因為來自外地，與當地尚未建立緊密的連結，反而能不被地方人情限制，更盡情挖掘常人難以發現的秘密，也更容易觀察到地方脈絡中可言說的「地方知識」，與表現在行動中的「地方範疇」間的差異。

地方刊物：文字與生活的總和

地方刊物，乍聽之下稍嫌感到無趣，然而「地方刊物」，不只攸關地方，也非僅是刊物。從地方刊物的角度切入，製造生活方式的更多可能性。由周總編提供的觀點，讓我們更進一步思考「地方刊物與生活的關係」。透過地方刊物用文字展現生活，閱讀刊物的同時，也在閱讀生活。

2019年10月31日

突破編輯重圍：談「內容力」的跨領域出版

林浓駿、郭芷伶、郭則儀、劉于玄

從講題「版權經紀、歷史研究與IP開發」觀之，可能會令人感到艱澀、望之卻步，但講者翁健鐘先生以自身經手的案件為例，深入淺出地引領我們這群門外漢，一窺編輯的創造力。

編輯的力量——「再創作」

歷史系出身的翁講者首先以自己對於編輯的認知拉開序幕，他認為編輯的定位即是「再創作」——其舉例貫穿今古，令人佩服。例如陶淵明的《飲酒詩》之五，因蘇東坡面對陶詩的異文，選用「悠然見南山」的「見」字，而非「悠然『望』南山」，大幅拉升了其詩的隱逸氣度，所以廣為後人流傳；相較之下，陶所作的《責子詩》聲名就大不如前者了。

再提及現代中國文學史的編寫，是因有夏志清賦予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等作家之作品嶄新的詮釋，才得以為後來的文學史奠基；酷兒導演賈曼（Derek Jarman）拍了電影《浮世繪》，汲取卡拉瓦喬（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畫作不同於以往的性別意涵；引領時代的雜誌編輯如詹宏志，使刊物與社會連結密切……等，這些例子雖不新奇，卻激發我們用新的觀點去看待編輯一職。



翁健鐘經理。 / 黃彥霖 攝

翁講者認為作家若是創作者，編輯的作業便是「再創作」，作品可經由編輯的詮釋而達到意想不到的加乘效果，而若要如此，編輯就得獨具慧眼，去發掘屬於當代獨特的東西、對其作出破格的回應。不畫地自限，才能顛覆這個時代對編輯的傳統想像。

看見「內容力」——引領世代的新活水

「內容力」，是由一群擁有豐富東亞跨國經驗的歷史研究者創辦，他們相信「內容」的軟實力，積極透過版權媒合、翻譯服務等方式傳遞東亞地區間的好故事，促使優質的內容成為台、日、中、韓間溝通的橋樑。「內容力」也善於內容企畫，藉由多元的呈現方式提升內容的價值，期待好的內容可以不受單一平台及傳統形式的限制，翻轉「內容」固有的可能性，使之成為引領世代脈動的新活水。

「內容力」的出版業務可分為版權代理、翻譯及編輯，以《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的出版為例，在日本報紙連載時便同步進行翻譯作業，這樣的模式在出版業界相對罕見，「內容力」也協助規劃作者來台的講座活動，有效打響這本書的出版力度。「內容力」曾操作的其他書籍，如《圖解台灣史》、《叛民城市》及《興亡的世界史》等書，也均獲得廣泛好評。



《活著回來的男人》。 / 聯經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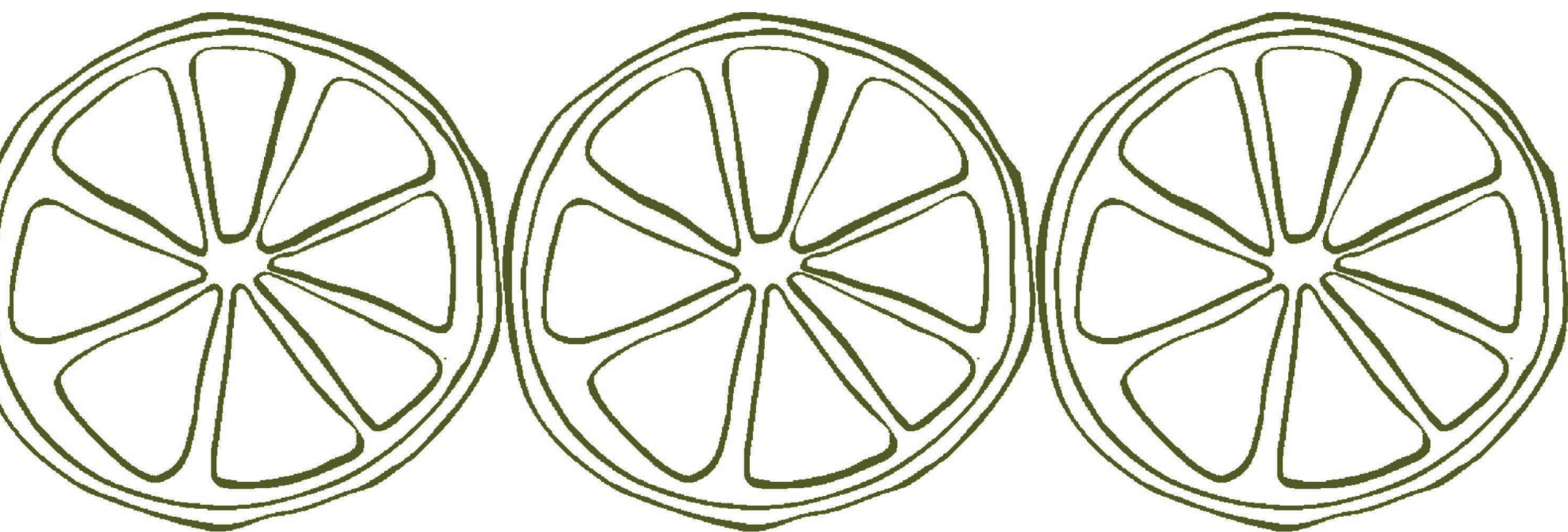
看見「創造力」——歷史調查與影視開發

內容企畫方面，「內容力」曾經手的專案包含：再造歷史現場，將無形文化以遊戲形式保存的遊戲企畫工作坊，將文化、產業結合當地建設為地方帶來人流的「重返韋昌嶺」，文化部推動、較具規模的「國家文化記憶庫」——「不義遺址」與「疑案百科」。「疑案百科」的資料搜集不易，判決書也可能尋得蛛絲馬跡，翁講者也特別推薦同學到法院聆聽判決，充實自身的寫作視野。《叛民城市：台北暗黑旅誌》整理台北過往的城市抗爭，形構成書的發想模式被韓國相中，於是衍生出首爾版的叛民城市，便是將IP開發拓展至其他國家的一次成功案例。



《叛民城市：台北暗黑旅誌》。 / 游擊文化

關於影視開發，《阿罩霧風雲》的生成過程，體現出製作影片和從事歷史研究的不同，除了合乎歷史向度的文字採樣還需考慮到畫面呈現，吻合時代的食、衣、住、行樣態因而變得重要。《憤怒的菩薩》則因彼此著眼、注重的部分不同，受限於各種條件，未能透過語言準確展現角色的地位、身分與認同，降低了劇本還原度。這也意味著只做前端企畫其實無法掌握成品的樣子，跨出前端才可能完整控管製程。



看見「想像力」——無邊界的知識融合與創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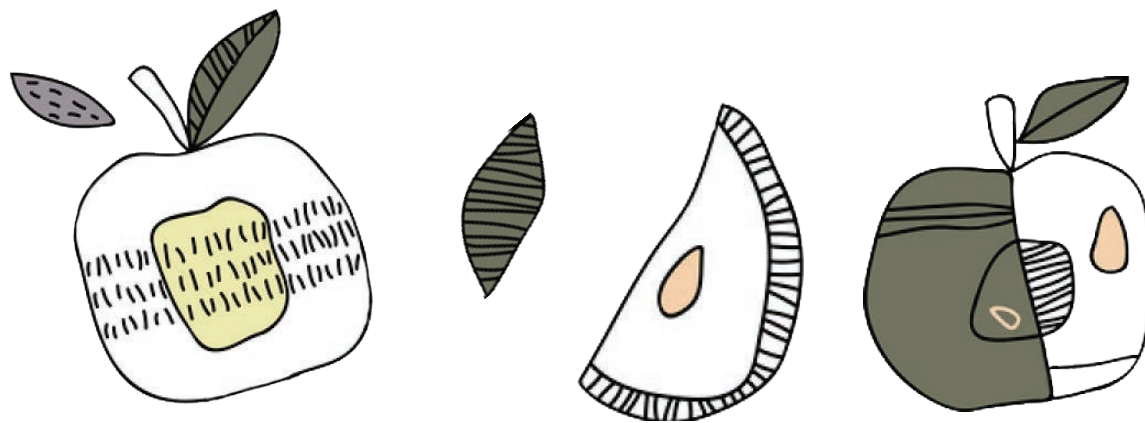
順著此次講座的思路蜿蜒，不難發現編輯不僅僅限於既定的書籍出版行業，從策展、影視、視覺藝術乃至遊戲，編輯更握有開啟跨知識產業的組合契機，持續越渡著國界、語言、文化等邊界。書本的價值在其「內容」，形式乃是作為傳遞的手段，新型態的編輯不再只是面對單一紙本書，更需要具備快速掌握跨領域知識的敏銳洞察力與綜合能力。

隨著新科技的轉變，知識傳遞與文化傳承不再侷限於紙本書，新式傳媒使得編輯逐漸變成形似「策展人」的角色，在這樣的脈絡下，編輯必須具備更廣闊的視野和想像力，找到順應時代的方式與媒介。編輯的工作範疇沒有邊界，尤其知識的轉譯相當重要——詮釋、賦予價值以及給予大眾耳目一新的觀點，再加上優異的資訊整合能力與應用新科技的靈活度，方可能打破傳統出版的框架，開拓新的出路。新時代的編輯，必須要能對應產業的變化，重新定位自己。

2019年11月07日

台灣記者的奧德賽之旅—— 「在跨境華文媒體做個台灣記者是怎樣的體驗？」

劉彥均、曾竣、林俐君、吳蕙鎂



撞上「網路世代」的浪潮

「端傳媒」台灣組主編的講者何欣潔的記者之路，萌芽於2007年參加樂生療養院保留運動：「因為參與運動會帶有情緒，導致在書寫或表達的過程中，別人反而聽不懂。而老人或特定群體還有不說中文的特點（例如台語），所以身為學生團體有責任『把話說好』。」在樂生保留運動擔任新聞聯絡人的過程中，何欣潔學習到大量生產新聞的方法、揣摩記者寫作的思路與媒體的需求，從寫作「新聞稿」到寫作「新聞」，他在回顧中發現與記者工作思路的相通。2010年莫拉克風災之後，何欣潔在「莫拉克獨立新聞網」正式擔任「記者」一職，因為嚮往去南部看一看，把握機會深入災區報導。在談到這段經歷時他強調：休學去體驗喜歡的工作很值得，參與「莫拉克新聞網」的報導工作對他的影響深遠。而從2007年開始，社會對網路的「價值」與看待的「認真程度」起了變化：NCC發出記者證給部落客、設立「公民新聞獎」，鼓勵公民自己報導新聞。網路變成一個會被成年人認真看待的媒介，而部落客關注樂生，從實地訪問到網路傳播，也讓「樂生」事件透過網媒形成了一次議題的大爆炸。

飛到那遙遠的地方看一看

何欣潔在2012年畢業後進入財經雜誌工作，當時「假油」、「混米」等食安風暴接連發生，而他曾經參與農業和土地相關的議題，食安



何欣潔主編。 / 黃彥霖 攝

作為新的報導領域，缺乏有相關議題經驗的記者，所以他得以在畢業後就獲得這份工作。他覺得在財經雜誌的工作跨出了既有的同溫層，特別有趣，也學習到許多新聞寫作的技巧。而對比在網路即時新聞和財經雜誌工作，就像是「活在秒針上」和「活在週曆上」：前者有點像今日事今日畢，雖然一天工作十二小時，但下班後就是自己的時間；後者一週當中每天都有工作內容，舉凡採訪、寫稿、修改等等，有時還要應對突發的大新聞，沒有自己的休息日，這也是他動念離職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從「從首爾減掉一個核電廠」到香港「雨傘運動」的專案過程，無法親至現場卻得寫出如同身臨其境「VR寫作」般的報導，讓渴望能出國實地採訪的他十分沮喪。本著希望能做更多不一樣的事情的願望，更感到青春太短沒有時間等待，何欣潔果斷辭職。辭職後發現與想象不同的是，有許多自由職業（freelance）的工作找上門，赫然發現這是個「職業外包」的時代；在《彭博商業周刊》工作的朋友邀請特約工作，讓他首次進入港媒的台灣部門。在這次的工作中，何欣潔擴張了新聞的寫作方法，方向從「寫台灣人有興趣的」到「寫中港台三地、甚至全球華人都有興趣的」報導，學習到更為全面的溝通與表達技巧。在馬習會出發前的總統府記者會的提問後，他的專業表現被受到關注，意外獲得赴新加坡實地採訪的機會，一圓自己的夢想。





西非海域上，非裔船員在中國漁船上捕魚。/
攝：Pierre Gleizes / Greenpeace，端傳媒提供

一個繁體字的「非洲故事」

何欣潔在「端傳媒」工作期間的「台灣農產列傳」報導，捕捉到檳榔在台灣如何被污名化及其作為經濟作物對於台灣農業的重要性，但這樣的「反轉書寫」卻引發一連串社會爭議。而「端傳媒」針對這次的「檳榔事件」，捍衛報導尊嚴而非例行公關性的回應，給予他專業性的形塑和啟迪，他也期許自己能「做最好的華語國際新聞」。回想在港媒台灣組工作的日子，他認為有趣的議題很多，也需要引起讀者對於台灣以外的區域的興趣，例如「遠洋漁業」。他隨同綠色和平的船隻，報導西非如何變成過度捕撈的重災區，「我們會吃光海洋嗎？」也成為每年八月的例行專題。

在「兩個中國的競爭史」的篇章上，何欣潔觀察到許多非洲國家與台灣斷交後，從此失去台灣的痕跡；他認為這是全世界華文讀者的損失，十分可惜。他希望未來可以有更多的「台灣觀點」，一個繁體字的「非洲故事」。而2008年與馬來西亞的「痲瘋病院」交流後，何欣潔深切了解到「世界華人」的概念，同樣的東西在二十世紀的世界各地，如何因應不同的地方脈絡，「長成」了不同的樣子。從「世界華人」的觀點出發，他認為世界各個角落都有過「中華民國」的痕跡，譬如大溪地的國民黨黨部，馬來西亞雙溪毛糯院一隅懸掛的孫中山遺像，而「台灣敘述」是值得被留下的：國族認同和文化認同，是不同層次的事情，他更反思歷史真相往往是從「邊緣」顯影的。

用「內容」說好一個故事

在報導梁聖岳遭遇尼泊爾山難47天後，奇蹟生還的專題時，何欣潔思索應該如何好好書寫，留下這個超越國界語言的故事。他嘗試由每天的飲食切入，採訪梁聖岳從台灣出發到遇到山難直至獲救的過程，不以煽情的方式呈現這則有關災難、生死的報導，是他的初衷，因為「這不符合他對梁聖岳的認識」。他希望能展現人的複雜面向，而不只是述說一個台灣年輕人不是廢青的簡單故事。這是一次很辛苦的書寫過程，何欣潔反覆攀爬這一則「人與山的關係」，也反覆叩問自己：我的意志力配得上梁聖岳的故事嗎？這次的報導，讓他反思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人生也彷彿被推進了一步。

演講最後，何欣潔賅括說：「越本土，越國際；沒有不國際的題目，只有不國際的思路。」如同「台灣農產列傳」，「一個土炮出頭天的案例」，透過國際觀點，觀察我們自以為了解但其實陌生的台灣，頗有現代化主義「陌生化」技巧的味道。而相對於現在多數人追求華麗的技巧、突出的表現一類淺層報導方式，他認為最終「好故事都會得到回報」，「即使是冷門的報導、故事也會有人願意『付錢』去了解」。對於何欣潔來說，作為一個專業記者，能力和技巧是基本的，最能夠打動人的還是一個真誠的好故事。如果故事是真誠的，便不用害怕付費會員制會限縮讀者群，因為總會有一群對真實報導充滿熱誠的讀者，願意張開他們的雙眼，耐心等待下一篇精彩的故事。



遇難47天後獲救的梁聖岳。 / Simrik Air Facebook，端傳媒 提供

2019年11月21日

慢工出版——當紀實成為聯繫我們的熱帶

余冠毅、羅星如、田德靜、朱家宜



黃珮珊總編。 / 黃彥霖 攝

「為什麼我們需要新的出版品？」對慢工出版的總編黃珮珊來說，那是因為我們身處的世界不斷變動，經典作品不一定能精準地回應當代困境，所以需要鼓勵新的創作者記錄現實。另一方面，紀實也是她的生命故事。無論是在法國遇見「圖像小說」（graphic novel），還是背著攝影機前往東南亞拍攝紀錄片，在還未走入出版以前，她的藝術旅途始終圍繞著真實。

紀實漫畫，亞洲的旱季

黃珮珊是個喜歡說故事的人，但出版業並非她最初的考量。她在大學時進入劇場設計，並遠赴法國深造。歐洲的文化雖然讓她感到陌生，卻也讓她發現亞洲對於自己的吸引力，隨後便買了一台攝影機，前往東南亞，開始了自己的拍攝紀錄片

人要天真，才會做不合理的事。

生涯。然而，由於她不是電影科班出身，在技術上遭遇重重困難，也從採訪與拍攝兩種牴觸的工作中，發現紀錄片無法獨自創作。

她因此想起了在法國留學時接觸的圖像小說。作為其中一種題材，非虛構的紀實漫畫不僅兼具畫面張力與文學性，相較於紀錄片，以紙本作為傳閱媒介相對簡單且易達。此外，黃珮珊也察覺如此具有生命力的創作形式，在台灣卻礙於結構性因素而無人從事。眾多因素的交會，使她最終踏入出版界，選擇以紀實漫畫訴說東南亞的故事，也希望能把這些生命片段傳回歐洲。

於是，在這片沒有前輩、資源匱乏的荒蕪之地，慢工的故事開始了。

走入出版，拚搏出一陣雨

慢工出版的第一本書，來自黃珮珊因禍得福而來的50萬創業資本金。為了彌補資金上的不足，也為了做出有收藏價值的作品，她將人力視為資本，手工絹印每一本書。

絹印是種自然的印製方式，過程中沒有太多化學成分，相較於比起機器大量印刷，絹印油墨更濃、更細緻，同時也比較符合紀實漫畫的質感。慢工的第一本作品《工廠》問世時雖然只印了三百本，而且還淘汰了40本，每一本卻都承載了人的溫度。

「人要天真，才會做不合理的事。」面對大眾對於手工製書的訝異，黃珮珊如此回答。

除了國內市場，慢工出版也把作品推向國外，試圖讓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看見亞洲的故事。例如《工廠》記錄了作為全球代工廠的台灣面貌，以及勞動者們危險的工廠生活。這本紀實漫畫目前擁有英文和法文版兩種外語版本，國外讀者表示因此得知「Made in Taiwan」的背後，原來鐫刻著這麼多人的生命經歷。

然而，雖然慢工逐漸獲得媒體關注，但報導往往只著重絹印與手工元素，而非紀實漫畫本身承載的內容。

季風來臨，看見彼此

當初期成果與自身的期望不符，慢工面臨轉型的必要，因此催生了刊物《熱帶季風》。

以法國雜誌《la revue dessinée》為原型，刊物的編輯模式由主編媒合漫畫家與文稿，如同一個將報導或文本轉譯的平臺。由於漫畫的本質是將文字以戲劇的、細膩的方式具象化，除了報導文學的客觀性，《熱帶季風》更強調漫畫家需親身進入腳本中的世界，透過田野，或是不斷反思以靠近議題的核心，將描繪對象呈現出來。除此之外，為了不淪為單方面的陳述，他們也嘗試尋找更多東南亞的合作對象，以增視角的多元性。

仔細梳理《熱帶季風》目前發行的主題，便可見聯繫各個獨立企劃的脈絡：在東南亞移民或勞動者身上的文化碰撞、人性抑或情感——這些都是慢工出版欲呈現的真實。



黃珮珊總編展示慢工出版的第一本書《工廠》。/ 黃彥霖 攝



起風之後……

從歐洲走向亞洲，從紀錄片轉至紀實漫畫，黃珮珊最終所創立的慢工出版社，無論是繪畫風格或是陳述觀點，始終注重作品的多元性。雖然紀實很容易讓人迷失於龐大的資訊量，但慢工總是能透過次次討論找回那些最重要、最深刻的情感片段，以真情筆觸去捕捉故事碎片，化作跨越語言的圖像。

而這些活過的痕跡將與時光反向而行，被溫暖的季風送往未來。



2019年12月05日

南方家園 —— 做想看的書，走出自己的路

林藝媛、馮揚瑜

「做獨立出版這十年，我們發現許多新進的朋友，一開始常一股熱血，但最後卻後繼無力。」——「南方家園」總編劉子華，為我們點出了當今的出版現況與投入獨立出版常面臨的危機，與我們分享她的經營之道。



劉子華總編。 / 黃彥霖 攝

看見台灣出版業現況與獨立出版的價值

講座一開始，講者便以「大家多久沒逛書店了？」開啟話題，對於紙本書受到新興閱讀載體的衝擊與擔憂，提出了新見解。她分享個人收聽《經濟學人》與《Openbook》有聲書的習慣，肯定此類新載體能以更自由的方式，讓讀者參與世界的變動。但是，不需要將它們的出現著眼於對傳統出版的威脅，反而該看見它們對於紙本書的推波助瀾。因為透過這樣的閱讀經驗，能讓讀者先產生一定的興趣，進而以紙本書作更深入的探索。

面對新情勢的變化，紙本書的編輯勢必得專注於產出更高品質且精緻的讀物給讀者，這即是獨立出版的機會。比起傳統出版社的編制，它們能以彈性的時間，投入更多心力，提供讀者一本小眾但品味出色的書籍。另外，獨立出版在行銷企劃這方面，也有許多成功的案例。它們非常自由，與獨立書店直接往來，或穿梭於經銷商與誠品、博客來等通路，還能經由主題性的展覽或是系列講座，以多元的形式推廣讀物。

更重要的是，若能積極參加國際書展，便能有機會與更多的讀者接觸。在書展期間，編輯除了要在其中觀察書市的流動，也需要懂得跟讀者和其他出版業的朋友「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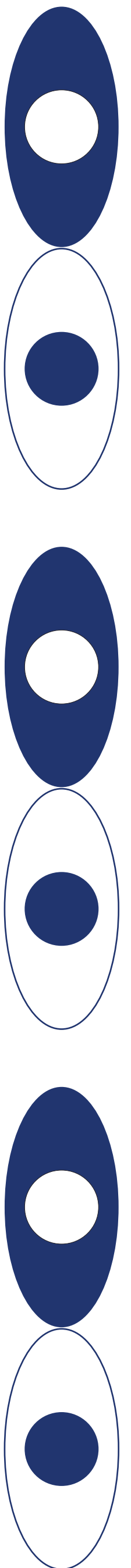
如此一來，方能引進更多優秀的作品，或是將台灣的書介紹出去，同時也能維繫與其他出版社的情感。秉持著這樣的思考，她總是精心策劃每年書攤的主題，與同業積極合作，讓攤位突出於國台北國際書展，吸引無數的讀者與同業朋友。

時代編輯——雕琢自我特色，要靈活，也要有方法

要將它們的出現著眼於對傳統出版的威脅，反而該看見它們對於紙本書的推波助瀾。因為透過這樣的閱讀經驗，能讓讀者先產生一定的興趣，進而以紙本書作更深入的探索。

面對新情勢的變化，紙本書的編輯勢必得專注於產出更高品質且精緻的讀物給讀者，這即是獨立出版的機會。比起傳統出版社的編制，它們能以彈性的時間，投入更多心力，提供讀者一本小眾但品味出色的書籍。另外，獨立出版在行銷企劃這方面，也有許多成功的案例。它們非常自由，與獨立書店直接往來，或穿梭於經銷商與誠品、博客來等通路，還能經由主題性的展覽或是系列講座，以多元的形式推廣讀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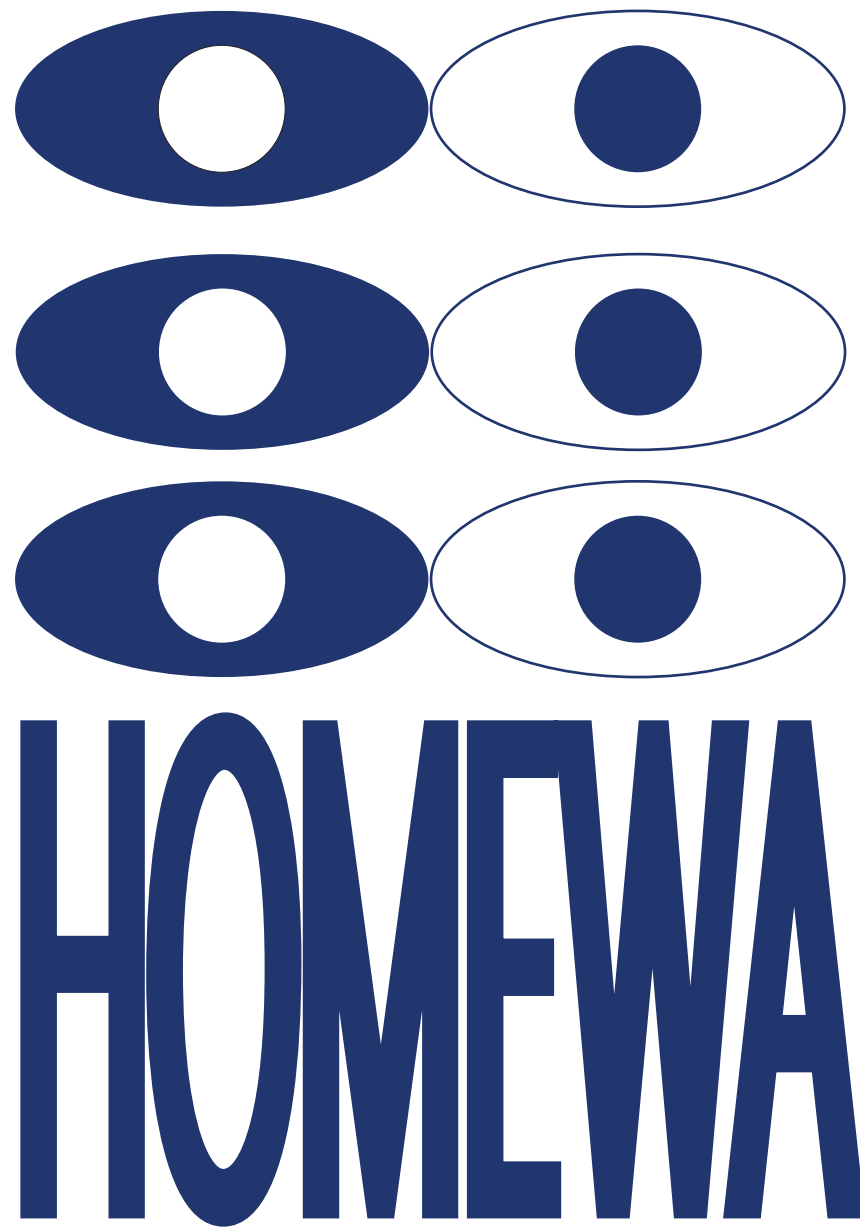
更重要的是，若能積極參加國際書展，便能有機會與更多的讀者接觸。在書展期間，編輯除了要在其中觀察書市的流動，也需要懂得跟讀者和其他出版業的朋友「聊天」。



如此一來，方能引進更多優秀的作品，或是將台灣的書介紹出去，同時也能維繫與其他出版社的情感。秉持著這樣的思考，她總是精心策劃每年書攤的主題，與同業積極合作，讓攤位突出於國台北國際書展，吸引無數的讀者與同業朋友。



劉總編介紹南方家園。 / 黃彥霖 攝



南方家園的「品牌經」

原先在新聞界工作的劉總編，因為厭倦了一成不變的工作，決定轉向出版業，在2009年成立「南方家園」。之所以選擇走入獨立出版，是因為她相信比起大型的出版社，透過小型出版社能學習全方位的製書技巧，經營自己的品牌風格，更能做出喜愛的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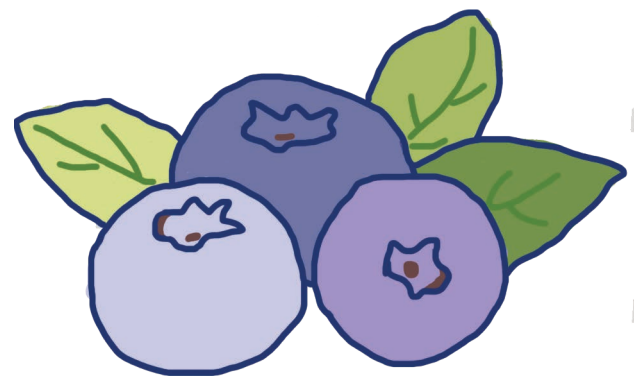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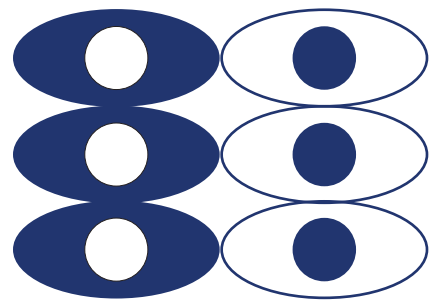
「做獨立出版這十年，我們發現許多新進的朋友，一開始常常一股熱血，但最後卻後繼無力。」經營品牌時必須對書籍的內容有強烈的意識，盡早規劃出品牌的走向，專注於自己所擅長、關心的領域；在出版、裝幀與行銷上，更清楚自家書的品味與走向，讓品牌可以走得長久。即使出版社的編制較小，一年的產出固定，但經過十餘年的積累，如今總出版量也超過百本，培養了許多忠實讀者。

目前，「南方家園」主要可分為三個系列：「再現」系列，關注於文學與經典的重釋，出版華文典籍與文學作品；「文創者」系列，描繪生活美學，專研華人文創以及藝術類書籍；「觀望」系列，著重於翻譯文學，特別是拉丁美洲與非洲地區的作品。同時，「南方家園」也致力於社會議題相關的書目。賅括來說，劉總編在經營「南方家園」的過程，看見獨立出版的現實與特點，不會畏懼較少的產出被大型出版吞噬，反而更專注於製作細膩且風格性強烈的精美出版品。



劉總編介紹出版品。 / 黃彥霖 攝

RD PUBLISHING



編輯作為一生志業

在談到如何永續經營品牌時，劉總編認為，從選書到出版是一個「說服」的過程。首先，編輯一定得先掌握一本書的動人之處，進而說服經銷商與書店，才能把書成功地推出去。而當讀者順利被「說服」了，出版社便能漸漸被大家看見。演講中，總編不斷強調獨立出版必須擁有鮮明的風格，也非常需要同行之間與跨界的合作，來擴展作品的多元性。「南方家園」期許自己持續接觸新的社會議題與多樣的作品，學習新的技術，提供讀者不同且深刻的閱讀經驗，透過出版，讓大家體會不同時空背景下的脈絡與意志。對於劉總編來說，相對於在新聞業的工作「一直追求速度而沒有成就感」，她喜歡編輯這份工作，就在於編輯可以持續學習新知，「能不落後於時代，不斷前進並豐富生命」，編輯能被視為「一生的工作」。

2019年12月12日

在「不期而遇」中守護文化的多樣性

「知識文化的輸送帶——友善書業的創設、當下與未來展望」

凌敏華、陳與任、陳亮諭、王婕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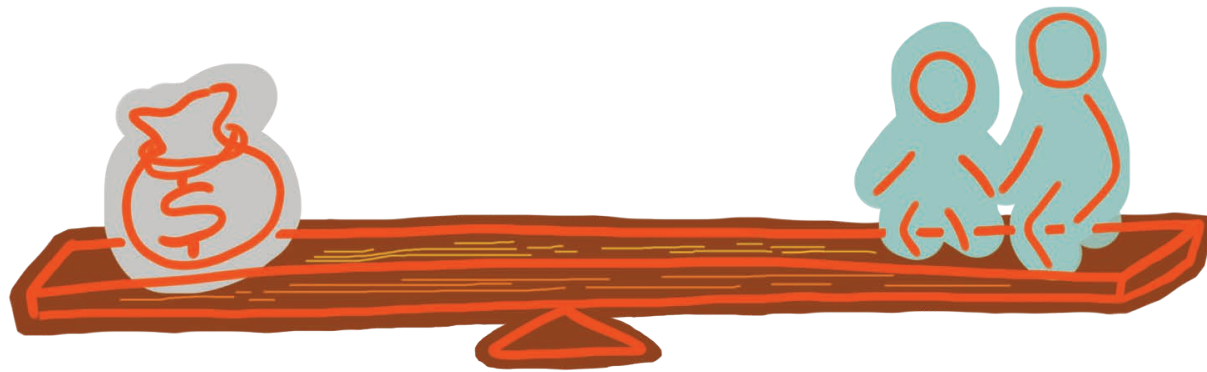


「從友善開始，讓書業重生」

2006年至2015年，台灣的實體書店大量倒閉，頓減一千間。正是在出版市場處於谷底的時刻，友善書業合作社於2014年底舉辦創立大會，並於2015年正式運作。創立之初有50幾位社員，皆為關心出版業環境、支持友善書業理念的書店店長或相關背景人士，他們從規模較小的書店出發，回應其所面臨的難題：出版市場是戰場，書本則是彈藥，由於小書店一次的進貨量少，常不被出版社理睬，再者運費成本高，長期下來難以負擔；若是提高進貨量，則會造成倉儲壓力。缺乏在商場上競爭的彈藥，小書店就難以生存。

因此，「從友善開始，讓書業重生」——這句話既是友善書業合作社的創辦理念，更是合作社社員們對出版業的發願。友善書業合作社的成立，希冀提供處在市場邊緣的小書店一個得以「互助自助」的平台，「自己的書店自己救」是成立之初打出的口號，期望各間小書店的微型力量能聚沙成塔，在市場上立足。「友善書業做的是經銷，但我們不是經銷商。」蔡文力強調，由於高度尊重社員的自主性和選書風格，合作社以「集單採購」的方式向出版社訂書，有別於傳統經銷商直接配發新書、暢銷書給書店的方式，也能有效減輕書店的倉儲壓力。

在公益和營利光譜兩端的「合作社」



友善書業合作社作為一個組織團體，遵循《合作社法》。提到「合作社」，多數人想起的可能是學校裡販賣點心、飲料的地方，對於組織團體中的合作社則不了解。蔡文力就此仔細解釋：若將組織團體「公益」或「私利」的性質視為線性光譜，公益的一端是協會和基金會，私利的一端則是公司，而「合作社」處於兩者之間，兼具公益和營利的性質。其中的成員為「社員」，領導人則是「理事主席」；社員持有合作社的股票，每年的獲利則依據其貢獻度高低分配，也就是說，與合作社往來的緊密程度越高，所得到的回饋也越大。

介於公益和私利之間的合作社，性質和「社會企業」看似相像，然而「社企」雖著重社會服務，本質仍是營利導向，且由寡頭領導帶領公司做決策，合作社的成立則是基於社員們的共同需求、共同理念，並期望達到共同目標。只是儘管合作社的組成與運作重視每一位社員，現實狀況卻難免與預期有所出入。有些社員缺乏歸屬感，是無聲無息的「睡覺社員」，為了共同理念、共同目標而合作努力的運作方式也經常被遺忘，致使友善書業作為合作社的定位變得模糊不清。「誰的合作社？合作社為什麼？為何是合作社？」——這三個問題至今仍是蔡文力腦中無解的大哉問。



蔡文力經理。 / 黃彥霖 攝

打造「面對面」的可能性：文化論壇、刊物、市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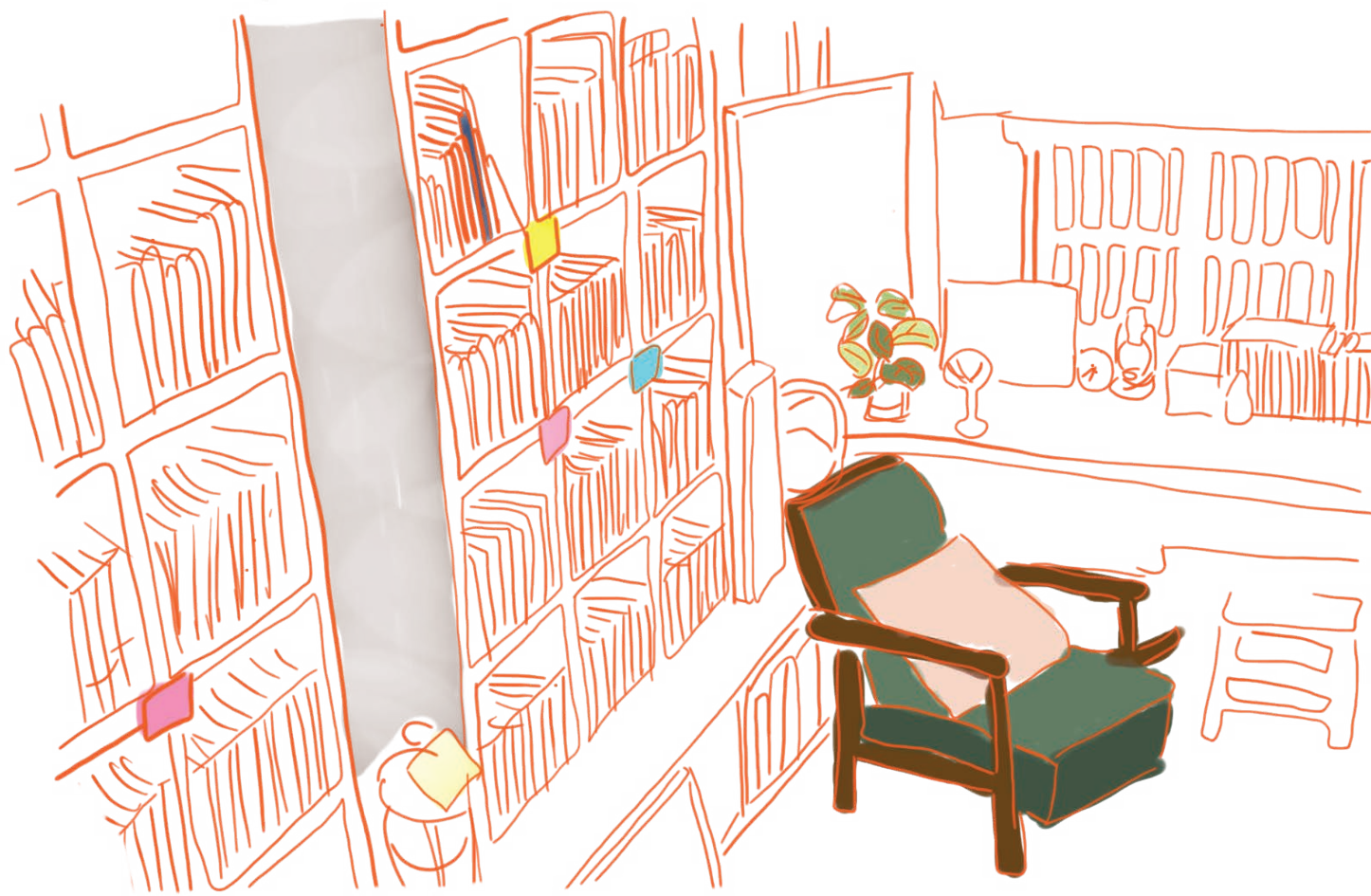
友善書業舉辦的文化論壇，討論的核心問題圍繞在獨立書店的未來發展和轉型，蔡文力分享三年來擔任論壇主持人的經驗，強調審議的重要精神就是知情且平衡地討論，透過會前提供資料使與會者的先備知識接近相等，在主持時盡量平衡大家的發言時間和權力。他描述道：「有些人會滔滔不絕，可能平常有很多的想法，但苦無機會抒發。這種時候就需要主持人客氣地打斷。有些人可能不喜歡講話，就需要去追問他，誘導他發表自己的想法。」審議就是大家來討論一件事情，有沒有得到結論反而是其次，讓不同的意見並呈也是很大的成果。

另外，友善書業編輯《閱讀的島》，獲得去年金鼎獎優良出版品的人文藝術類雜誌推薦，內容著墨台灣圖書行業的探索，如2018年的特刊主題為書店與社區的關係。無論業內業外，書店、社區、社區民眾間一定要有緊密的關係，而從《閱讀的島》發展出的島讀市集，讓獨立出版社和讀者面對面，闡述自家書籍的理念，拉近出版業與大眾的距離，不僅增加了另類銷售管道，更提高了能見度。對蔡文力來說，市集是一個可以面對面交流的場域，透過市集把大家匯聚起來，讓讀者接觸到平常在連鎖書店看不到的出版品。島讀市集通常選在「1111」前後的週末舉辦，也是針對電商網購創造出光棍節的一點小幽默。



《閱讀的島 2018特刊：獨立書店x社區關係》封面。/ 友善書業合作社





實體書店是一種生命實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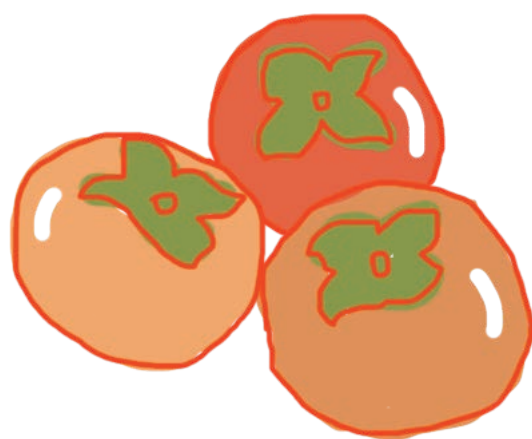
演講尾聲，蔡文力呼應前面關於合作社所拋出的問題，針對當前實體書店的處境提出大哉問：實體書店存在的價值在哪裡？——這也是今年文化論壇「點一盞閱讀的光明燈：實體書店跨入未來的生存之道」的核心關懷。蔡文力認為，以獨立書店的角度來看，其「獨立」之處在於店如其人，就像人都有自己的個性，每家書店會提供讀者不同的感受與氛圍，獨立的性格是所謂獨立書店的靈魂，透過選書、陳列方式、活動舉辦、跟讀者互動或是親近社區的方式來體現。儘管這幾年小書店開業不像以前那麼艱難，但蜜月期後，也將面臨各自的問題，如何健康地生存下去，關乎店主自身對於生命的實踐方式。

友善書業合作社的經理蔡文力，同時是新竹筆耕小書店店長。理工背景出身的他，自稱過去的求學過程也如同乘坐輸送帶一般，順遂的考上理工科系、進入高科技產業工作。如今，他離開理工的輸送帶，進入合作社，努力在當前不理想的出版市場中，打造友善的出版環境，期望書業得以突破困境，重獲新生。

在書店不期而遇

在討論時間，蔡文力進一步就相關問題提出觀察和回應。例如：「集單採購」的良善立意，也必須面對出版資訊量暴增，社員不及消化認識新書盡速下單，導致配貨時間延遲的問題；如何既尊重社員選書的自主性，又達成配貨效率，兩難之間，還未能有根本的解決方案。推動「圖書定價制」的想法，源自長期的折扣文化現象造成產業結構失衡，書市環境惡化，連帶壓縮出版各環節的勞務報酬，沒有議價能力的小書店則經營困難，最後可能只剩下少數連鎖大書店能夠存活。而「圖書定價制」的倡議，實際上也涉及維護「文化多樣性」的主張。

關於「行銷」問題，蔡文力談到今年的論壇有民眾提議「bookpan-da」的模式，但對於追逐變化不斷翻新的行銷手法，蔡文力抱有憂慮。比方宅在家裏的購物方式，可能使得世界觀越來越狹隘，視野越來越限縮在框框裡；網購一次性的包裝耗材也會對環境造成負擔。由是蔡文力扣合「回到書店」的重要意義：實體書店的價值很難量化，透過數據篩濾而得的書訊、在網路購書，還是無法取代人與人、人與店、人與書的交流，面對面的感受，不是虛擬空間能取代的。蔡文力強調，這樣的價值需要不斷被闡述，才能更有力地倡言實體書店為什麼值得保存：逛書店的「不期而遇」不是網路和大數據做得到的，面對社群網頁文化同質性越來越高的境況，要突破同溫層更需要這樣的「不期而遇」。



採輯時代：出版前沿工作坊



出版作為一種文化產業，從內容編採到創造經銷網絡的新平台，經歷著種種蛻變。

「採輯時代：出版前沿工作坊」旨在認識新型態的出版渠道，透過出版人專題講座，探索跨度出版的想像與實驗。講座內容將同時結合議題性的探討，如地方創生、graphic novel、網媒文化、IP開發和圖書定價制等，強調深入第一線的實務操作，跨界與異業的合作經驗。期待藉此開拓人文社科知識青年的編輯視野，一同思考如何應用所知所學介入出版產業，讓閱讀和研究與未來的工作想像接軌。

作者：葉欣嵐、李安晴、謝麒隆

編輯與地方刊物的距離——行人與《IN新竹》

林浓駿、郭芷伶、郭則儀、劉于玄

突破編輯重圍：談「內容力」的跨領域出版

劉彥均、曾竣、林俐君、吳蕙鎂

台灣記者的奧德賽之旅——「在跨境華文媒體做個台灣記者是怎樣的體驗？」

余冠毅、羅星如、田德靜、朱家宜

慢工出版——當紀實成為聯繫我們的熱帶

林藝媛、馮揚瑜

南方家園——做想看的書，走出自己的路

凌敏華、陳與任、陳亮諭、王婕仔

在「不期而遇」中守護文化的多樣性「知識文化的輸送帶——友善書業的創設、當下與未來展望」

編輯小組：劉于玄、余冠毅、郭則儀、馮揚瑜。

完成日期：2020年2月

策劃：宋玉雯

協力：王婕仔

攝影：黃彥霖

**主辦單位：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國立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中心、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